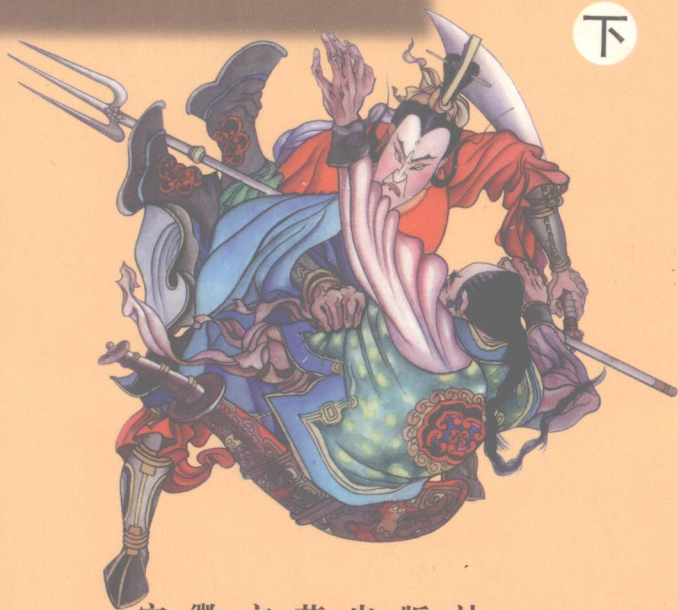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# 阳关三叠

下



上官鼎  
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I 24758

9901

S:2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阳关三叠 下



(台湾)上官鼎 著



\* A 0 7 2 9 6 9 4 \*

A0729694

---

阳关三叠(上、中、下) [台湾]上官鼎 著

---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9

插 页:6

字 数:730,000

印 数:10000

版 次: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795-0/I·1674

定 价:45.80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作者简介

上官鼎生于1917年。1955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，是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。享誉港、台、澳、大陆之间。上官鼎先生一生中有很多巨著问世，在台湾众多的武侠名家中有“侠圣”之称。

上官先生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且开新派先河，融合了“北派五大家”的精髓。把玄妙心法、人世沧桑、奇功秘艺、儿女私情与悬念设置，巧妙的共治一炉。集前辈大成又在新派独领风骚。

上官先生的作品，个性鲜明、情节奇巧、结构宏阔、境意深邃。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，上至皇帝大臣，下至市井无赖，从大侠名家到无名小卒，无不活灵活现。在情节结构上，上官先生的作品堪与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。

武

侠

经

典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## 第二十四章 舐犊情深

孙炳炎已把他的爱女重新包好，此时早已六神无主，抱着他的爱女发怔。

丁弃武沉声道：

“天狗星，我希望你识些时务，当真两只手砍掉了，你孤身一人，后半辈子里实在太不方便！”

天狗星拿了一个架式，叫道：“小子，有本事尽管出手，大爷我接着你的！”

丁弃武冷冷一笑，抬腿一脚踢了过去。

天狗星忽地一闪，由腰间抽出了一条钢丝软鞭，刷的一声，向丁弃武踢出的右腿缠去。

丁弃武冷冷一笑，踢出的右腿停住不动，待软鞭缠住之后，方才猛地一收。

天狗星想不到丁弃武小小年纪，会有这般神功，竟然不怕钢丝软鞭的一抽一搭。

那一收之力，更是迥异寻常，天狗星立刻一个狗吃屎趴到了丁弃武面前。

天狗星没有立刻爬起来，因为他是十分见机之人，他知道自己的本领比对方差得太远，所以他不再作动手的打算，慢吞吞地抬起头来，瞧了丁弃武一眼。

丁弃武冷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你的两只手买是不买？……”  
声调一沉，又道：“如果你不买，我就要砍下来了！”

“别……别……”

天狗星爬在地上，摇着右手叫道：“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手动脚！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就好办得多了……你起来吧！”

天狗星缓缓地爬了起来，瞧着丁弃武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算我栽了，不过，你至少该留下个名字来！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认为我欠你的，以后尽可以找我讨债，不过，我们目前的生意还没做完呢，你忙什么，等生意做完，我自然会把姓名留下来！”

天狗星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难道你还没听清楚，先去把那个女孩子的病医好，再谈别的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自己已经说过了，不但要把她的医好，而且还要使她能跑能跳，就像好人一样！”

天狗星点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我能够做得到……”

说着就向东厢房里走去。

丁弃武微微一笑，跟在了他的后面。

天狗星回头看看跟在后面的丁弃武，咬牙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我们不妨说得明白一点，我怕你跑了，却不是怕你自杀！”

天狗星咬牙道：“你倒提醒了我，我宁肯自杀也不会按你的意思去做！”

丁弃武摇摇头道：“这话只怕不确，因为我清楚得很，你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绝不会动自杀的念头！”

天狗星绿豆眼一翻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贪生怕死？”

丁弃武道：“如果我看走了眼，情愿把我这两个眼睛挖去，如何？”

天狗星道：“我自杀一死，又如何能知道你挖不挖双眼？”



丁弃武大笑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，只要你先服下一种烈性的毒药，我立刻动手去挖双眼，不过……”

声调一沉，又道：“也许你会捣鬼，可以立刻服下解药，不过，我也不是那样容易被哄骗的人，瞎了双眼之后，这胯下的宝剑依然可以要你的性命！”

天狗星长吁一声道：“算了，我认了，何必为了这点小事就以生命做赌！”

丁弃武点一笑道：“我也认为不必走极端，快些去取药治那位姑娘的病吧！”

天狗星又叹了口气，当下不再迟疑，立刻向房中走去，在一只药架上取下了两个罐子来，然后转向丁弃武叫道：“麻烦你去叫那家伙来吧！”

丁弃武淡淡一笑叫道：“孙老丈，请带令媛过来吧！”

只见人影一晃，孙炳炎抱着他的爱女孙慧，应声到了房内，原来他早已悄悄地跟了过来，他双眼中弥漫着泪水，感激地瞧着丁弃武，颤巍巍地走进了房中。

天狗星咬着牙横了孙炳炎一眼，哼道：“老抱着她有什么用，放下呀！”

话声自然十分不耐烦。

孙炳炎不敢争辩，也不敢多说什么，求助地瞧着丁弃武。

丁弃武温慰地一笑道：“那边是床铺，快把令媛放下去吧！”

原来在靠窗的一面，正摆着一张木床，床上虽然凌乱肮脏，但却是唯一可供躺卧的地方。

孙炳炎怯怯地瞧了天狗星一眼，果然依言把他的爱女放到了床铺之上。

天狗星此时已从两个罐子中取出了两颗药丸，然后倒了一杯开水，走到孙慧面前，撬开她的牙齿，把两颗药丸丢到她的喉中，又把一杯水灌了下去。

天狗星把两个药罐放回原处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好了！”

丁弃武一声不响，静静地注视着床上的孙慧，看她有什么反应。

大约一盏热茶的时光，孙慧一直没有动静。

孙炳炎双目直视，定定地瞧着他的爱女，额上依然滴着大颗的汗珠。

天狗星则一言不发，对孙慧看也不看，从床上酒坛里倒出一碗酒来，顾自一口一口地喝着。

快约两盏茶的时候，只见孙慧忽然急剧地喘息了起来。

孙炳炎双眼放光，立刻激动地叫道：“慧儿，慧儿……”

孙慧除了喘息急剧之外，依然没有一些反应。

天狗星顾自灌着老酒，冷冷地道：“用不着那样紧张，既然吃下了我的药去，就不会再有问题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那是什么药？”

天狗星头也不回地道：“双绝丹……”

丁弃武怔了一怔道：“双绝丹？”

天狗星冷冷地道：“一是绝子绝孙，二是绝夫绝欲。”

丁弃武皱眉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孙炳炎也吃惊地瞧着天狗星，急于等着他的答复。

天狗星道：“我说得够清楚了，她的病可以好，但是今后不会再生育，而且对男人也不会再有兴趣，所以最好不要使她嫁人，因为她对男女之间的事不会再有兴趣，故而叫做双绝丹！”

丁弃武哼道：“但你说她会和平常人一样？”

天狗星摇摇头道：“如果你愿意使她那样也行，一切都像平常人一样，但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持久，最多再活三年，一定旧病复发，到那时就算找到我也是没有办法了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老实说，这干血癆本是绝症，用大力强心丸，可以便她快快乐乐地活上三年；用双绝丹可以使她像平常人一样

地活到七老八十,但却不能再嫁人!”

丁弃武瞧着孙炳炎道:“他的话也许是实话,不知老丈的意思。”

孙炳炎忙道:“就这样吧,还是多活几年的好!”

说话之间,只听孙慧呻吟了起来,而且声如蚊哼地叫道:“爹……”

孙炳炎大喜过望,连忙俯下去道:“孩子,慧儿,爹在这里。”

天狗星顺手抓起一个白瓷小瓶,向丁弃武面前一丢,道:“麻烦你给那丫头喝下去。”

丁弃武抓到手中摇了—摇道:“这又是什么东西?”

天狗星哼了一声道:“灵石乳……”

神色凝重地又道:“不论花多少金子银子,只怕也难以买到这种东西,保她喝下之后,马上可以叫她起来走路!”

丁弃武立刻转交给孙炳炎的手中道:“给令媛喝下去吧!”

孙炳炎千恩万谢地接到手中,立刻给孙慧一滴一滴地灌了下去。

天狗星眼珠—翻,喝道:“叫她起来吧!”

丁弃武定神看时,只见骨瘦如柴的孙慧,就在这眨眼之间似乎已经饱满了不少,看上去已不再是那样恐怖,至少,已经像个人样了。

孙炳炎低声叫道:“慧儿,你觉得怎样了?”

孙慧睁开眼来,有些新奇地看看四周,又看看丁弃武与天狗星,低低地道:“爹,这是在哪里呀?”

孙炳炎激动得眼泪直流地道:“孩子,咱们是在天狗相士的寓所,是天狗相士和……和一位少年侠士救了你的生命,把你那要命的病已经治好了!”

“我好了……”

孙慧大眼眨了两眨,道:“我真的已经好了吗?”

孙炳炎道：“孩子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”

孙慧道：“我……我渴，也饿……我想起来！”

孙炳炎大喜道：“孩子，你真的好了，不过，不过……”

说着又为难地怔了起来。

只听天狗星叫道：“后面厨房里有吃的东西，叫她自己去弄，顺便也来点大家吃吃，反正我今夜遇了强盗，如此宝贵的灵药都白送了你们，也不吝啬一点酒肉饭菜了！”

孙炳炎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相士救了小女一命，此恩此德永远不敢忘怀！”

天狗星挥挥手道：“废话少说，把她带到厨房里去。”

丁弃武冷眼旁观，觉得这天狗星实在有些古怪，仿佛对女孩子有一份特别的厌恶！

孙炳炎还在犹豫，但孙慧却已一跃而起，高高兴兴地道：“弄菜弄饭是女孩子的事，我应该下厨房，我已经完全好了！”

孙炳炎又惊又喜地道：“孩子，你……”

孙慧在地上来回地走了几步，道：“爹，你看，我这不是已经完全好了吗？”

丁弃武看得清楚，只见她果然走得十分平稳，像是已经完全复原。

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一个病得已经快死的人，只是服用了两颗药丸与一小瓶的药液，就立刻变得与常人完全一样，即使是华陀再世，大约也万万无法做到，不由对天狗星有些奇特地又看了一眼。

天狗星有些得意地一笑道：“没有关系，她现在与健康的人没有两样，也许比常人的力气还要大些，因为我那一瓶灵石乳是滋阴补元的圣品！”

孙炳炎又一叠连声地道：“多谢相士，多谢相士……”

说着已与孙慧一同向房外走去。

天狗星叫道：“厨房就在大殿后面，只要有的东西，尽管弄了来吃！”

孙炳炎在外面连声应道：“小老儿知道，小老儿知道！”脚步急响渐渐远去。

天狗星长吁了一声，冷冷地投注了丁弃武一眼，苦笑道：“现在你该满意了吧？你要求的事都已经达到目的了，老夫还要请你一顿酒饭，哼！”

丁弃武一笑道：“我不白要你治病，也不白吃你的酒饭……”

天狗星道：“你要送我金子？”

丁弃武摇摇头道：“坦白点说，我很穷，没有金子送你！”

天狗星哼道：“那么还有什么话好讲？”

丁弃武道：“交你一个朋友，如果你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够了吧！”

天狗星点点着道：“够了，可惜我没有用得到你的地方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不怕土匪强盗，因为我没有金银珠宝，用不着请你作保镖，除此而外，我不知道你对我还有什么用处，也许……”

丁弃武道：“也许什么？”

天狗星淡然一笑道：“也许是以后的事情，目前谁又能说得准，不论是朋友也好，仇人也好，反正我认得你了！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不论你把我当朋友也好，当仇人也罢，我与你之间还有一件大事没办。”

天狗星咬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丁弃武笑笑道：“这件事才是我来找你的真正目的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有一位不老叟丁一你可认得？”

天狗星怔了一怔道：“是那条老狗，他还没死吗？……”

他又细瞧着丁弃武道：“莫非你是他的朋友？”

丁弃武点点头道：“你猜对了，我正是他的朋友，不过我们认识

了没有多久！”

天狗星咬牙道：“那老狗不是病得快死了吗？”

丁弃武道：“不错，他已经活不到十天了！”

天狗星笑道：“很好，早死了早好！那种人早就该死了！”

丁弃武皱眉道：“你莫非跟他有仇？”

天狗星摇摇头道：“谈不到有仇，不过，我却十分讨厌他，对他讨厌到了极点！”

丁弃武苦笑道：“不论你怎么讨厌他，现在你却要帮忙治好他的病……”

天狗星双手一摊道：“没有用，他的病是烂心病，整个心都要烂光了，我没有那神药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听说你现在已经有了！”

天狗星面色一变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卧虎山宝瓶宫的赤离子！”

天狗星咬牙道：“是那牛鼻子，他准不得好死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不错，他是没有得好死，他已经死于印天掌下！”

“印天掌！……”

天狗星勃然变色道：“莫非是……长白八熊干的？”

丁弃武盯着他道：“你似乎知道得很多，难道你跟长白八熊也有些渊源？”

天狗星急急地道：“你先告诉我，是不是长白八熊已经进入了中原？”

丁弃武淡然一笑道：“好像是吧！”

“糟了……”

天狗星大叫道：“我也活不长了！”

丁弃武困惑地道：“你也跟长白八熊有仇？”

天狗星道：“岂非有仇，他们进入中原有一半原因是为了找我！”

丁弃武奇道：“这为什么呢？”

“咳……”天狗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瞒你说，相当年我到过关外采药，遇到了长白八熊，他们有不少地道人参，托我替他们炼制几味药品，结果……”

话锋一顿，住口不语。

丁弃武催促地道：“结果怎样，为什么不说不去了？莫非是你把药炼坏了？”

天狗星摇摇头道：“凭我炼制的本领，如何能炼坏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那么？……”

天狗星长叹一声道：“告诉你也没关系，我见那些人参都是上好之物，一时动了贪念，所以……”

丁弃武一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把他们的人参吞没了，结果你偷偷跑了回来！”

天狗星苦笑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虽然是我偷了他们的人参，但那些人参我却没有用一点，都配了药，大部分都替人医了病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那么你也赚了多少钱了！”

天狗星叹道：“咳，每一次我都是要一百两金子，结果却最多收上一二两银子，勉强够我的吃喝！”

丁弃武一笑道：“这样看起来，你除了有些古怪之外，倒也不能算一个坏人！”

天狗星笑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坏人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那么，你那治心病的药是有没有呢？”

天狗星道：“不老叟那家伙是我最瞧不起的人，因为他处处伪装圣人，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……”

丁弃武笑道：“这情形我也知道一些，不过，你到底肯不肯给他治病呢？”

天狗星道：“容我请问一句，尊驾高姓大名？为什么一定要给

他治病？”

丁弃武道：“在下丁弃武，给他治病是为了他对消灭长白八熊多少有些用处！”

天狗星怔了一怔道：“这话也对，他对长白八熊的事知道得不少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在下就是为了这个，所以才设法挽救他的性命！”

天狗星沉吟了一下，终于咬咬牙道：“好吧，我给他药，不过，丁少侠能保证他会为消灭长白八熊尽力吗？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另外，长白八熊能消灭得了吗？”

丁弃武苦笑道：“除了那印天掌之外，在下对长白八熊根本一无所知，是否能顺利地除掉他们，根本是毫无把握的事，不过这仅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！”

天狗星道：“好吧，等吃过酒饭之后，我取药给你，不过，不要让那老东西来见我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孙慧与孙炳炎已经取来了热腾腾的饭菜。

天狗星舔舔口唇道：“厨房里还有一坛酒，我去拿来！”

说着迈步出房而去，但他走出之后不久，却突然转来了一阵惨呼之声，正是出自天狗星之口。

丁弃武闪身出房，但见银河耿耿，星月在天。天狗星那矮小的身子已经萎缩地躺在了院中地上。

丁弃武连忙跃到他的身边，急急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，你怎么了？”

一面在问，一面俯身查看，但见天狗星面色惨变，却是夷然无损，看不出是那里受到了伤害。

只听天狗星呻吟着叫着：“完了，我完了……”

丁弃武皱眉道：“你究竟怎么了？”

天狗星长叹一声，坐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中了印天掌！”



“啊……”

丁弃武急道：“伤你的人去了哪里？”

天狗星摇摇头道：“他早走了，你追不上他的，我完了，想不到我也会死到了印天掌下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他们来了几个人，想必一准是长白八熊中的人了？”

天狗星连连点头道：“除了长白八熊，世上大约还没有人会用印天掌，他们终于找到了我，唉！当年……”

丁弃武道：“想必你后悔当年拐骗他们的人参了？”

天狗星叹：“不错，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提心吊胆，早就有些后悔了！”

丁弃武道：“你医道通玄，无病不医，难道怕他的印天掌，不能服药消解吗？”

天狗星黯然摇头道：“印天掌是一种邪门功力，不是任何药能解得了的，我是死定了！”

说着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。

孙炳炎与孙慧也早已到了院中，当下连忙双双走上前去，一左一右搀住了他。

孙炳炎急急地道：“恩公！恩公！您……”

天狗星苦笑道：“没有什么话好话，我快死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众人已经一同到了东厢之内，桌子上的饭菜犹在冒着热气，但却没有人再吃得下。

孙炳炎父女扶着天狗星在床上躺下，丁弃武关切地道：“你再动动脑筋，难道印天掌当真没有解救的办法吗？”

天狗星摇头道：“你清楚得很，我是很怕死的人，能够有救的话，难道我愿意等死？”

这话说得很对，但丁弃武仍然困惑地道：“赤离子也是死于印天掌下，但他是因为运息行功而促使邪门功力发作，如果……”